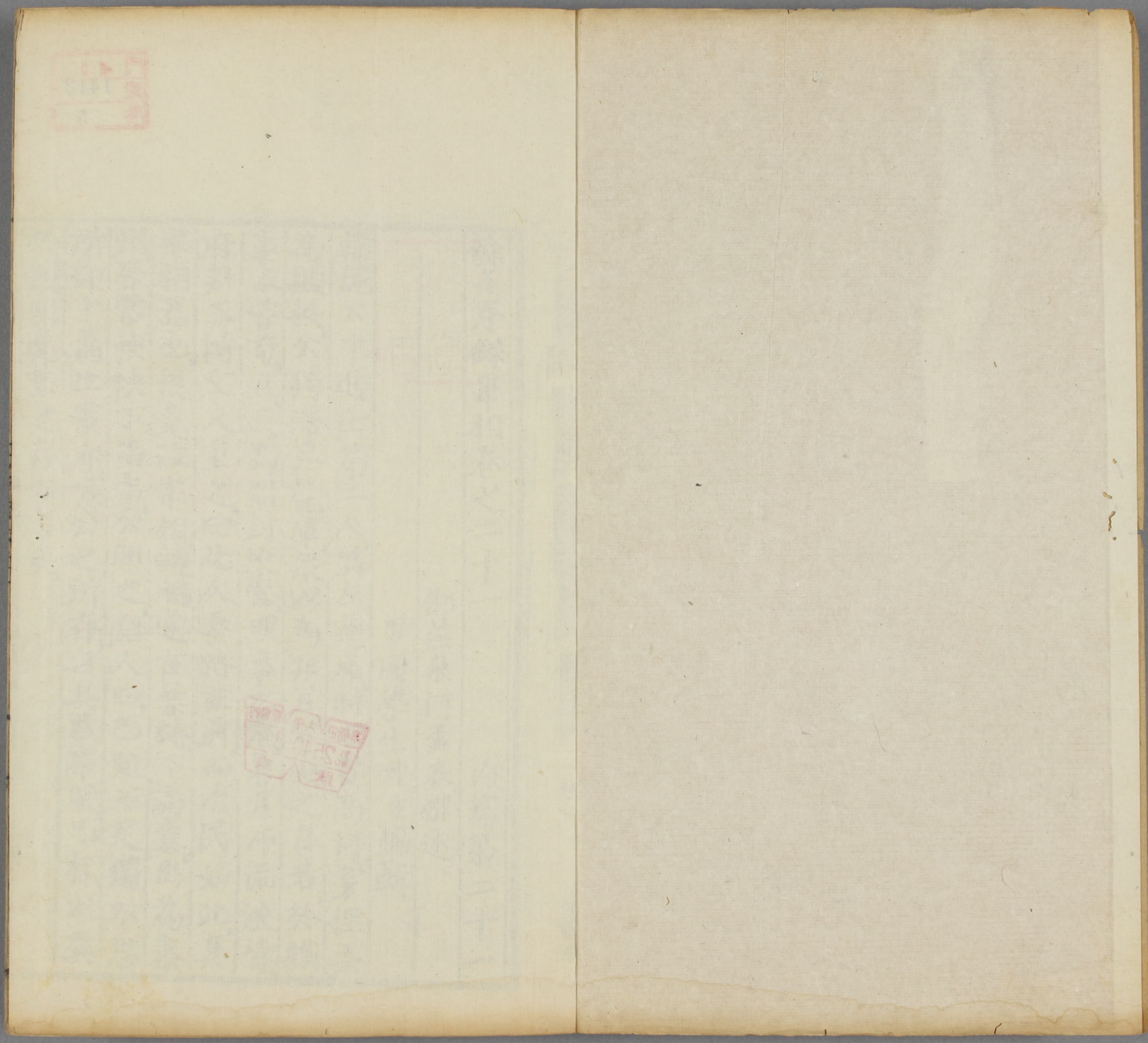


15
1412
5





門
號
卷
45
1412
5

餘冬序錄單相卷之二十一

內篇第二十一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韓魏公中進士第一人監左燕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
為顯赫公獨清遠治元庫眾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於職
事未嘗苟且反為明封世官理事不倦暑月所流浹背
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
宰相器也後竟以宰相錢明逸在禁林下滿意出為秦
州居常無快不事事公聞之無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
所部十萬生靈邪意公之所存自其監庫時已有以異
於錢明逸輩之存心者矣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25.10.3
購 叅

○宋包公 司馬公嘗其言天下謂之天下皆手包公曰包待制又曰包家呼司馬公曰司馬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无侮也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兒貪汙者曰你一箇司馬家今異世猶然

○司馬溫公曰錄載神宗嘗與公論及韓魏公事公曰琦實有志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按龍川志治平中韓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公時為諫官極言不便韓公怒竟不為止此事司馬所親爭者謂韓遂非其此等事類歎哲宗時司馬入相議改免後為差後蘇子瞻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公忿然子瞻曰昔韓公刺陝西義勇公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傾軾昔聞公道

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公為一笑然竟行差役法夫此二事爭言者皆是也以一公之賢猶不免有此事人非堯舜其難如此雖然舉其事而非之不足病二公矣程氏遺書明道曰君實能受盡人言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明道豈易許人者司馬於東坡之議乃不免然耶韓公遺事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著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言可也後法蘇子由亦有議謂演道老傳謂當時大臣恃權耻過終莫肯改以是語加司馬其既甚矣乎

○蘇子由言呂微仲性闊達事河事皆乖矣故其子孫不遠蘇微仲春惟宋家呂氏若東萊若盛矣矣簡為相陪

郭石於廢死臣子之惡孰大於是而有公著為之子有
希哲有本中為之諸孫及六世有祖謙稱巨儒衣冠
詩禮不絕者二百年天何獨報我簡之遠也

○晁氏客語真宗朝造玉清昭應宮牒州郡供木丁晉公
自作公文云不得將皮補曲削出見心庖史張公詠凡
有興作先帖諸縣於民籍中徐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為
四番後十日則罷去有一尾匠因雨乞假公判云天晴
蓋尾雨下和泥事雖至微公恨知悉

○文公懋幼時與群兒擊毬一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
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公實幼與群兒戲一兒墮
大水壘中已沒群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壘兒得出

識者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開後錄

昔王戎幼與群兒戲

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
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晉書此為戎
之智勝國許綽也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
取啖之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所有而取之
不可也人謂世亂此無主備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元此為備之仁夫智與仁固有分如此此司馬文許王
終身之優劣歟

○胡文定嘗言云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
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邵康節稱
司馬君實腳踏實地九分人也學者學作人須是以十

分為期着實要刻勾幾分始得

○歐陽公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朱子嘗亟稱之今觀其文集奏呂夷簡為宰相致仕首一章云夷簡二十四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人憂慮留與陛下富之夷簡罪惡滿盈事迹彰著然偶不亡敗者蓋其在位日專奪國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莫敢指摘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奸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天廢不害陛下更新朝政則不復更言所以平生罪惡偶不發揚未污斧鉞今雖推廣仁恩厚其禮數臣猶恐夷簡不識廉耻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子弟因父濫得恩典已極今邊鄙多事臣寮辛苦未嘗

非次轉官豈可使奸邪巨蠹之家貪贓愚騃子弟不住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又一章夷簡身為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所不顧况肯為陛下惜法今聞二僕得旨與官乞不可以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又一章風聞夷簡近日頗有密奏仍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臣謂夷簡久在相位尚不能為陛下外平四海內安百姓致得二虜交構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夷簡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卑謬今已罷政府久病家居豈能更為國家圖事縱有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豈可暗入文字暗惑天聽且其子弟又不肖須防作偽或

恐靈泄於外元為不便乞明賜止絕不可更令無功之
臣轉相感亂云云呂在相位時公以范希文事遠與三
峽流落累年及呂罷相公始被進擢論其致仕已如此
若呂在位而身居諫官其致論於呂當何知耶然台後
為泥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擢用希文盛稱呂之賢能
釋私憾而共力國家希文子說仁大以為不然刻石則
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辭仇公歎曰我亦得
罪呂相者唯其言公取信於後世也歐公遺事公知賴
州時呂公之子公著為人有賢行時人未知公還朝力
薦之由是漸見擢用呂申公家傳歐陽脩為翰林薦公
文學行誼宜在左右稱公清靜寡欲有古君子風及脩

使北虜虜問中國德行文章之士脩以公對又家塾記
歐公嘗患士大夫少高思之節乃薦公及王荆公輩欲
以激厲風俗又薦荆公與公作諫官乃自與所論夷簡
三章之言異矣三章之言得無亦太過乎春以公為希
文碑及薦公著之事觀之公蓋平心無惡惡之論不必
疑其徃言為過不過可也呂之大罪惡惡凍水記問詳
矣歐公當時特以徃事且問文應已死勢未得為仁宗
一進論之其云未污斧鉞亦特呂之幸爾宋子語類凍
水記聞呂家子弟力辯以為非溫公書其書中亦有溫公
之類其嘗見范太史之孫某說親文得溫公手寫藁
本安得為非溫公書某編八朝言行錄呂伯恭兄弟亦

宋辯為子孫者只得分毫然必欲天下人從已則不能也春考言行錄殺郭古事今編在孔道輔集夷簡之得不發揚其家祠有賢子若孫在焉故也

○廉布清尊錄載富樞公謝事居浴日即處節謁公公指胡床曰病中設此唯待君耳廉頗左右更不一胡床來日中當有一絛衣少年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筆記公事公素敬廉節神其言因戒閹人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為通既午范祖禹來遂延入問勞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粗懷朴忠拙時筆削累君願少留意後十餘年夢得脩樞輔公傳此適夷堅志載辛次膺紹興中為湖南提刑至武昌大將軍岳飛通謁即具

宴出平生所被宸翰示辛 辛子曰前夕夢中丞被旨推勘驚悟不敢告人而津吏報公至公他日必為獨坐顧公救護之後數年飛罷副樞奉朝請故節將王貴迎秦檜意告飛謀叛繫大理獄命新除中丞何鑄治其事方悟所夢乃新除中丞也事有前定固如此以富公其人而亦圖身後名飛之壯節而不免信恍惚之兆乞人之茫覆耶德立功或在君子誠不能其自屈於世也

○宋田况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為非意在遵守故常况退而著論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白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鳴烈休德傳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說或謙弱自守

不為恢閑辱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可得耶
夫為人上者志於有為名非所當嫌也薛季宣未除大
理正時言近世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為臣子學
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
義何鄉不立補善遂有是命夫上之取不亦在作
獎其好好名而已好名則畏義人臣好名雖未能一一誠
於盡忠亦決不為不忠之事矣陳頊為太常博士嘗屢
以書告丞相史弼遠欲其警悔脩飭彌遠召頊問曰吾
甥殆好名耶頊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上於三代
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宋蔡襄告其君曰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若

避好名之嫌則上未之人皆可為矣至於巧者不然事
難言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特一發焉猶或不行
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是則好名非忠
臣而忠臣不可避好名之嫌也為人上者其有察於此
乎張忠恕言近世論德之徒於凡直言正論率指為好
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為者非也若首萌逆億厭惡
之心則自今言者皆見疑此危國之鴆毒是則好名
歸過雖其自為者之非而為人上者不可以見疑也言
者其又可逆億其君之厭惡而自沮乎范純仁裝武安
軍節度副使未州之孟時因疾突明聞命造然乾道或
亦謂其好名純仁曰已十之卒兩日俱喪萬里之行豈

其欲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選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

○宋魏談之與人交嘉其善而救其失後進以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而往或望其好名則蹙然曰使夫入而避此雖為善之路絕矣元程思廉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疢死喪問遺賻恤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為之經紀家室撫視其子孫其於家族尤盡恩意好薦進人物或者以為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為善矣

○宋趙抃為武安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府吏以為當死抃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偽造者赦後用之柰何而法不死乎

○歐陽歸田錄載張堯封事云堯封家甚貧或相之曰視子之相不過秦繼然骨貴必舉王封後堯封進士及第終幕職其女溫成后貴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八由是始驗相者之言夫貴在其身後而事關於生相如此唐程行誼為陳留縣尉有老人言其官壽從今以後有二十一政官年九十餘官至御史大夫及僕射程後果為御史大夫九十餘卒贈僕射右相如其言張去逸皇太后之父也必嘗備涓曲射殺巨

蛇驟過雨電過林野寺方震運烈火交下之條聞空中
曰勿驚也僕與之天邊散後集又聞空中曰勿驚司空又
曰勿驚司空曰僕與之天邊散後集又聞空中曰勿驚司空又
貴不數年病卒官正太僕卿至乾元初以女貴前後三
贈官皆好宦中所謂身後事乃亦自有前定哉

○宋徐鉉車回具公堂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
用公堂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堂者遂晨夕具公堂
揖其母司馬君實初宦時年尚幼家人每見其卧齋中
忽驟然起看公服執手執危坐久之率以為常莫識其
意范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
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耶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
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惟演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
勞之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南事簡無遽歸也錢
過諸公之厚如此王文康公攝代錢為留守御史如東
濕諸公俱不堪其憂三討其多出游責曰公等自比菜
公何如寇志慈萊公尚坐香繼取禍死况共下者乎
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菜公之禍不在
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三年已尚若為之勸卒薦永叔
入館即氏聞兄錄事載如此春按歐陽歸田錄云寇萊
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亮好夜宴劇飲雞窠室亦燃
燭連旦每罷官去後入至見一厨滿貯燭淚成堆杜初公

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燄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初公壽考終吉葉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為戒此則亦叔之正論而前日之對特借以譏王者也

○蘇明允初至京歐陽公為之延譽韓忠憲諸公皆待以上客葉石林記忠憲五酒私集惟歐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以布衣參之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然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之句石林稱其意氣不心哀其詩今在集中春於此一語竊所不取佳節屢從愁裏過何無養也壯心偏傍醉中來是不能以德將也其人品可占矣道山清話老蘇初出局以兵書徧見諸公貴人皆不

甚領畧後有人言其姓名於富韓公公曰此君專勸人行殺戮以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做然則蘇當時愁態壯心亦可歎可

○蘇洵撰書云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謂葛孔明棄荆州而說西蜀言知其無能為也彼不曾見大險也彼以為無可守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積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櫃而險諸家拒

戶而守之是求亦大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
焉知其果不失也向之論則然矣夫棄荆州而歸西蜀
豈非明之本心哉宋之南海也駭驛于杭三言今東
南王氣鍾在建鄴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帝顧退守
幽深之地若將益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出為善謀乎
且夫戰者以地為太湖山回環孰與五龍盤虎踞之雄
胥潮奔猛孰與三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
而不知林陵之通遠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
而匣金以守之愚也半夜之或失也既之言蓋得之洵
者也當時士夫亦多以是為言者而其君與執政不能
從焉此宋之所以終不振也

○宋英宗時王廣淵除集賢院司馬凡言廣淵姦邪不
可近昔漢皇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射雖獨稱疾不行
及即位待詔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掌州錢穀世宗
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
當仁宗世以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元世祖每稱塞
旆之能不忘本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陰資朕財用
不忽末曰是所謂人臣懷二心者今何以內府財物私
結親王陛下以為若何帝怒揮之曰卿止朕失言世祖
欲定太子未知所立以問阿魯渾薩理即以成宗對成
宗數召阿魯渾薩理不在成宗無事比遼帝遣奉皇太
子寶子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語阿魯渾薩理曰朕

在潛邸諱不顯事朕惟卿雖召不至心知卿得大臣體
○司馬溫公學術可謂正矣而於孟氏不能無疑君子
不苟同其然乎理一而已聖賢心豈異也公之疑孟偶
發於意見耳公欲更其法范忠宣公曰孟子恐不可
輕黜猶六經之春秋矣公從之范蓋以王氏黜春秋之
非動之也公子康嘗言孟子於書景壽正陳三道充明
白邇英進講者以為哲宗勸焉觀康言在之言可知公
家庭之教非廢益者

○王安石為西京教授官滿至京師神宗問其兄安石
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
然不悅安國嘗諫兄天下洶洶不樂新法恐為家禍安

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家滅門矣安石豈志聚斂者
新法之弊如此從古聚斂之臣不獨得罪名教而人怨
神怒鮮不自禍漢桑弘羊唐劉晏而下歷歷可驗安國
之哭情得已乎朱子言陳子伯割經制錢時兄弟有名
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為作俑之
罪祖先將不祀矣其兄弟信有見識元好臣阿合馬久
典財賦之任厚毒生民丞相安童送片其罪世祖曰若
此微畢當顯黜之然竟無所舉何其口攘以欺明年而
不已也王著事除惡本自臣下而上無國典當是時人
心其亦危矣盧世榮繼之四月而誅桑哥繼之不數年
而誅觀世祖之意則誠而任阿合馬也專而篤信其

子若姪悉處要津者雖獲蘇黑而終不以是為罪且曰
回回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其所稱道又如此宜其入世
榮桑哥之言之易獲之驟移而世榮桑哥之敢言而無
戒於前轍也雖然奸臣何利焉後之事聚斂者知之
○今俗語漢局取物造計誘人謂之設法受者非惠與
者如棄謂之白著宋人貽謀錄王安石新法既行散青
苗錢於設廳而置酒肆于燕門民持錢出者誘之使飲
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始女坐肆作樂以盡惑之小民無
知爭兢聞毆則又差兵官列柵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
賣酒此設法之名所由始也唐劉展亂紀元載以兵越
州縣賦調猜捕群吏重斂不約五品上下但家有粟帛

者則以人徒園捕然後簿錄其產而中分之甚者十八
九時人謂之白著言其厚斂無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
白無所嫌避此白著之名所由始也嗚呼元載王安石
忍人哉

○王莽令市官收賤買貴賒貸于民收息百月三王安石
石青苗法實類此

○宋孫升為侍御史在元祐初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
學為一代文宗及其居大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
明遂為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
有所不足為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
以安石為戒世識其失言也按宋子語錄東坡議論大

率前後不同如王介甫未當國時是一樣議論及後來
又是一樣議論又曰東坡只管罵介甫介甫固不是但
教東坡作宰相時引得秦少游黃魯直輩一隊進來壞
得更猛又曰坡公也當侍使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
知縱其游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論訕中秦少游其
最也諸公見他說得行更不與勸言特若使盡聚朝廷
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且坡公看為無稽游從者從
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許多效壞之事未
出兼是後來群小用事又費力做他故覺得他好爾然
則史謂世譏孫升失言自朱子言觀之升當時亦未必
為失言也

○宋王定國記沙門白以配因事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
一人投海中馬默知然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復投海
中非好生本意今後一額乞還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
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遂著為例今宋史載之默傳矣
李昌齡樂善錄云南海部嘗有太守見配崖州人例止
三百為幸過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中乃奏乞量移先
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寬仁之德詔可其奏後得生還
甚眾其事與默同宋以仁厚立國舊制尚存此事默所
言在神宗朝始章崖州事不知在何時若在默前可不
默默言沙門島事若在然後神宗著令時亦必推及於
崖州矣王記馬初無嗣以此陰德夢天使稱上帝命賜

以男文李所記南海太
語者南海李不能舉其
司馬詩話僧惠崇答潘
崇拜得無詣沙門島耶
海中或是唐以來制而
當房家小發邊遠為民
人之用大赦日脫大辟

可事亦有之馬事王得之馬親
名事出傳聞恐直是處厚事耳
後曰秀才當憂後事秀才夢惠
沙門島配曰唐時已然過額投
水因之今法罪人免死不過連
九軍因獲再生之恩上重得其
而安故聖者固不可勝計也

餘冬序錄卷二十一

餘冬序錄卷之二十二

內篇第二十二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古編輯

莊緯鷄助編謂其家故書有呂縉卿文集載淮陰節婦
傳云婦年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為商與里人共財出販
深相親好至適家徃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
傍無人即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為蓋既
溺里人呼求救得其屍已死即號慟之制服如兄弟厚
為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囊不私至所販貨
得利亦均分者籍既盡舉以付其母為擇地立墓日
其家奉其母如已親善是皆累年婦以姑老而不悉去

皆感里人恩人亦善其義也姑以婦尚少里人未娶視
之猶子遂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有見女教人一目大
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故不肯告
愈疑之叩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已必厚乃
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
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爲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伺
里人出即訴於官鞠實其罪而行法焉婦恸哭曰以吾
之色而殺一夫亦何以生遂赴淮而死綽謂此書呂氏
既無而余家若亦散於兵火姓氏皆不能記姓序其大
畧如此春搜徐孝節集淮陰義婦詩序云淮陰義婦富
商之妻李氏有姿色邑有同商者見而悅之因道殺其
夫厚爲棺殮持其喪以歸給云溺死且盡歸其財無一
毫之私焉於是伺其除喪謀為婚媾且自陳有義於其
夫義婦亦為之感泣遂許而嫁之迺一日家有大水水
生二子不虞其妻之讐已也即以實告之曰爾前夫之
溺我之所爲已溺復出勢將自救我以篙刺之遂得沉
夫所刺之處浮漚之狀正如今日所見義婦默然始悟
其計而復讐之心生矣即日伺其便以其事告有司
卒正其獄夫讐既復又自念以色累夫以身事讐二子
讐人之子也義不可復生即縛其子赴淮投之于水已
而自殺焉謂不義而生不若義而死也故謂之義婦云

仲車此序與呂紹卿之所為傳者正同鶴助編姓氏不能記而仲車序稱李氏豈非呂之所傳者歟淮陰不應更有一人若是同也蔣濟萬機論甲作乙婦丙來殺乙而甲不知後甲遂嫁與丙作妻生二子丙乃語甲甲因醉丙殺之並言二子於義當否答曰女子嬰行專一不以鼓刀稱義今既改嫁已絕先夫之恩親害胞胎又無慈母之道嗚呼淮陰婦之得失於斯見矣

○昔人記王彥伯自言鑿道行時列四五爐煮藥於庭老幼塞門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既飲而去翌日各持金帛來酬無不效者及後時退身自多病察脉按方不能愈也見補今世人功名之會大都

亦類是耳實氏子言家少盛時有奴飲群從數宅之資供白麥麵云白麥性平由是恣食未嘗疾凡數歲或告奴妄言所輸乃常麥群從一時暴熱皆作雞今世人徇時言變喜怒何以異此淮南子曰楚有烹猴者而給其邦人邦人以為狗羹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所食世之甘猴羹者多矣

○王安石論黃河水碑打損汴口云何不用關王之不曉事如此此安隲焚囊沙塞江事也

○宋熙寧四年呂誨乞致仕表云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美之指下禍延四

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痺躄之苦又將虞心腹
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鄙其
如九族之托良以為憂是思迷惛以偷生不俟引年而
還政議者知其以身而喻國也其論至矣東坡作蓋公
堂記亦以問醫為喻是時歷寧中於在密州為此說以
諷王安石新法也洪景廬謂其議論病之三易與秦漢
之所以興亡治亂不過三百言而盡之而張文潛作藥
戒至千言之煩不若三百言之簡也墨子鑄以爲作文
之說者或春按敵可表所言正為安石新法發也纔百
言而意亦足立說者又不可不知建炎初李綱為宰相
言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

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脩其
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溥祐中吳潛兼
參知政事言國家之不能無救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
之病不但倉病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
任元老以為醫師博求衆益以為醫工使臣輩得以效
牛溲馬勃之助

施師點為參知政事一日入對
後殿上曰朕前欲求水過多急暴下幸師平復師點曰
自古人君當無事時快意所為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
不悔者上深然之金楊雲嘗言患無痺得稍愈哀宗親
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不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
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

知其為醫諫也元中統中慶帝憲久疾在告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帝憲疾既至帝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帝憲曰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者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成濟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十六年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帝憲曰君天下在思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難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群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且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王公四六話蘇子瞻作翰林林子中方以言去國在外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外方正決科邁鼎鼐公孫之學與其後為中書舍人謫

二蘇告詞之語異天陳了翁遺事蔡巖與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謫守海陵巖為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事合公議謂公諫疏此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此而正道則韓文公其人此次年巖以對策為大魁所陳切務與前書頌異於是巖悔而欲殺公以戒口密贊京思出力尤甚噫蔡巖之所為世或有斯人焉吾又何以非林子中乎○東坡於伊川備言日温嶠之與下壺也吾嘗云嶠喜慢語壺以禮法自居二人各相得也宋史云嶠喜諧戲願以禮法自持而嶠乃謂願不近人情而深羨之每加玩侮以至成隙立言文章互詆何哉世說高筆道人在

丞相坐恒樞則見亞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豈不賢
於願而壹欲以禮法人見重於不為禮法之世劉整恃
才縱美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整克在坐整
終席慙不自安整不賢於東坡也伊川之所遇亦可謂
不幸矣

○東坡守膠西時熙寧乙卯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元
豐己未於吳興建赴獄黃州安置寓居定惠寺遷臨
臯亭就亭立南堂辛酉在黃二年日以困瘁故人馬正
卿為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者也明年始就
東坡築雪堂以居紹聖甲戌寧遠軍之謫惠州安置寓
居嘉祐寺就寺立思無邪齋明年遷于合江之行館又

明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營白鶴新居心丁丑新居成未
幾責壘州於昌化軍安置初僦官屋有司迫逐乃買
地城南結茅數椽鄰天慶觀極湫隘官僦息枕柳林中
摘葉書之以記其處在僦四年食芋飲水其窮甚矣元
符庚辰得赦北歸明年為建中靖國辛巳七月丁亥卒
於毗陵坡公法世多難如此徐抗汝親牧守之樂中書
翰林侍從之榮定出方面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年
問南比余走以波瘴癘之鄉鐵錘旁苦曾不得名一廬
託環堵為終老地也是故春讀三宗搜所為先生年譜
而予心有感焉為之嘆曰天生斯才而同之如是耶
既而曰孔孟之至聖大賢而不能一日安其身也他尚

何道哉古今人豈不有如坡公者耶 坡公與人書問及
生事不濟輒自解云水到渠成不須一 坡公在信有詩云
海南萬里真吾鄉亦可謂善處窮者 坡公曾見小說家宋
人天台方巖記坡一事坡之先歸人 坡公陽羨鳴羨士夫
猶畏而不敢與游獨邵氏瞻者從學 坡公時時與杖
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坡買一 坡公為縉五百坡傾
囊僅能償之下言入居既得日矣 坡公入邵去月偶至村
落聞婦人哭聲或徒倚久之曰吳武 坡公其悲也豈有大
難割之愛觸其心歟與邵推戶入則 坡公一老還見坡泣自
若坡問何哀傷至是姬曰吾亡夫有 坡公一居傳自父祖吾
子不肖舉以售人百年舊居一旦棄 坡公絕來徙於此此吾

所以泣也坡為之慘然問其舊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縵
所得者因謂姬曰姬之居乃吾所售不必更悲吾當即
還於是取屋券對姬焚之呼其子令翌日迎母還舊居
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
居暫憇焉其年坡竟歿于借居 坡公按年譜東坡辛巳
之歲五月至真州漳海大作病暴下中止於常州未嘗
至陽羨也永華錢濟明跋施純叟所藏坡帖後云建中
靖國元年先生還自嶺海四月自黃臺寄十一詩且約
同程德孺至金山相族既往迂之遂決意為毗陵之居
六月自儀真被疾渡江再見於奔牛陳先生獨卧榻上
徐起謂某曰萬里上還乃以後事相託而惟吾子由不

復一見而訣此痛難堪久之復曰其前在海外了得易
書論語三書之盡以付予三十年後會有知者因取藏
篋欲開而失鑰是日發侍言方自此始如何遽及是
也即遷寓孫氏居也及語必移時慨然追論往事且
及人物間出嶽海詩文相示時發一笑覺眉宇間秀爽
之氣照映坐人七月十三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
筆現試為濟明戲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
得桂酒頌跋自爾疾增至十五日而終錢此跋今載春
渚紀聞焚券還宅事崇在元豐乙丑放歸陽羨特事耶
黃州人潘邠老從東坡游坡去黃以雪堂付邠老居焉
惠州脩東西橋跋舉腰屏為助資不廢施蓋坡平生義

氣每如此吾輩不可不知若夫坡之文章與其節義之
大者史冊載之學者固知之矣是故春茲錄方氏所記
及春渚紀聞於先生年譜後以補宗稷之缺
○李廌談記將穎叔之為江淮發運也漕運絡繹將暗
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
之置簾焉令諸漕綱日經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
電霧露等有或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
程曆以合之責其措緩者綱吏畏服將之去占風旗廢
矣○居仁官設仁廟朝有為西京轉運使者一日見監
窯官問曰所燒柴凡幾窰曰十八九窰曰吾所見者十
一窰何也窰官愕然蓋轉使晨起望窰中所出煙幾道

知之其盡心如此二事正是一類居官每如此用心何事能欺

○宋傳欽之侍郎求介泰觀以見陳帥道知其甚貧因懷金餽之及觀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以出口與欽二子乎程伊川見韓侍郎維於頴川韓中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撰一似可為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嘗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如或吝之伊川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為計朝遠歸詩曰我不敢言正為此耳陳一節之士傳見之傾蓋而信待之如此伊川何等人品與韓交甚久且親而韓乃作此意尚韓之知人不逮傳蓋遠矣

○宋主巖叟拜簽樞密進言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是時呂大防劉摯尚在相位正辨白邪正勇於去惡之時不知以君子小人參用若哲宗者何人乎元祐初呂惠卿章惇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巳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台然之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曰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言使

自新豈宜使自棄耶四年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
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
世遂論純仁黨落至是公著已卒純仁亦去位矣越三
年宣仁太后崩大防等罷事乃大變巖叟亦謂小人既
進君子必引類而去之時也史臣論元祐之政庶幾仁
宗而熙豐舊姦拚去未盡嫌葉復用國政益散微宗即
位改元建中蓋曾布密陳紹述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
給事中徐勣曰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
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任伯雨亦曰自古
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
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

以致播遷之禍不可以不戒斯否也或名君子小人競
進則危亡之基也於徽宗之世見之矣

○范純仁哲宗朝為尚書右僕射時章惇得罪去朝廷
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中止純仁請直往答而念其私
情純仁第純禮徽宗朝為尚書右丞時呂惠卿告老執
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
國體君子為小人也每從厚如此吾於范氏兄弟見之
○張繹曰郭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責重也伊川曰君
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
過趙書范忠宣父純仁在隨上章已致仕章惇戒堂吏不
得二貶公亦州安置命下公就道人或謂公為道名公

開而嘆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
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
之路矣言昔張子等拾嚴好禮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人或謂之許子孝曰我則誠詐人皆許惡我獨詐善不
亦善乎續漢書先儒謂三代而下惟恐人不好名者意蓋
如此朱子嘗爲門人遠胡安國言朱子發雖脩謹皆是
僞爲苑濟言應云子發誠僞爲如公輩却是至誠文定
遜謝云某何敢當平誠二字濟笑却戲云子發是僞於
爲善公却是至誠爲惡也朱於范之戲而稱之者其微
意不滿於胡之議可知

○汪輔知慶州謝表有清州有味白首無能之語蔡確
爲侍御引杜牧詩爲證以爲怨望罷之蔡後爲相被謫
復以車蓋亭詩得罪亦天報也

○蔡確章淳小人也當時明其奸邪罪之去之則是而
以議役法罪之去之則非是故小人後來得以藉口君
子於此不可無制小人之術

○邢憲嘗師伊川而竟背去爲吾道巨害鄭友龍本張
南軒之門人也而去附韓侂胄且爲開邊之議蘇東坡
之子過范滂夫之子溫出入梁師成門下至以父事之
陸崇揚過山所擇婿也後陷范汝爲之亂坐大逆誅高
抑崇龜山門人也秦檜舉之爲司業而苟合取媚不復
少申程氏之學小人不可保如此

○黃魯直平生孝友朱子稱之秦少游李方叔曾經東坡論薦已見非於當時固朱子所弗取也朱謂東坡晚年自知所學不是與李昭玘書云黃秦軫扶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智必極其所如特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今日士夫幾人如魯直者東坡之學論薦君子固無所取今日士夫幾人有如東坡者乎

○李方叔薦以文字見知東坡元祐初坡知貢舉意在必得馮以遠多士及及章援程文大喜以為薦無疑遂以為馮既折號憤然出院以詩送馮有平生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之句葉石林詩話載此事而云馮自是不甚自愛以書責子瞻不薦已子瞻後補薄之春

按坡答薦書具在集中所望薦者甚厚坡死薦為之誅實百常情所著師友談記於坡極其尊愛且自誦少時有好名急進之弊坡嘗誨之爾後常以為戒云云石林之言殆恐未然國朝胡祭酒先生文集有東坡與薦詩記云坡知貢舉時令其子叔黨持一簡與薦值薦他出簡置几上偶章惇子持投來訪取簡竊視乃割向優於揚雄論一篇援兄弟無持去焉不及知既而場中出此題後遂中第一人薦母歎曰蘇公知貢舉吾兒下第命也坡贈薦之詩蓋亦解嘲云耳此事不知胡又何從得來

○晁氏客語許仲元曾因故云嘗與某不足者於差除

每用心或曰何也曰防其不肖之心生許豈欲以德報怨耶春謂只是內不足耳

○劉摯哲宗朝遷門下侍郎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各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比小人也終不可用崔與之理宗朝拜右丞相問人才孰當用舍與之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為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自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

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林大中遷殿中侍御史嘗因奏事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六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為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為小人此皆論用人之龜鑑也○揚時有言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愛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又曰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

必能過公孫弘帶也持其直氣可以鎮厭姦雄之心爾
朝廷咸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矣
徽宗之世弱於宴安朝無忠言直氣之臣而外有虜患
固宜龜山有此言也

餘冬序錄卷二十二

餘冬序錄修玄卷之二十三

內篇第二十三

擲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鄒浩元符中為諫官以諫立后事得罪謫新州其友曰
晝迎諸達深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二
寒疾不汗五日死矣竟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昔東訪
在憲與參軍書云照所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
此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崇
京師國醫之喪死漢尤多味其言是何等胸次晝之所
言即張公之言也故公可謂善處憂患者矣繼鄒謫新
州者紹興中有胡邦衡或問朱子胡在新州十七八年

何爲不死朱子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志完之行晝又有言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此言有助人百丈竿頭更進之力周益公必在後昔坐纒奏武樞張說出後入及爲翰林學士客皆往賀羅頌獨委言勸公無恃一節高衆爲無愧名益高則天下所望益大欲其屏紛華事簡素凡孟子所謂得志不爲者皆當置度外蓋即晝之所以勸志完者邦衡之行朱子謂李彌遜乃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節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春又記宋人雜錄云忠簡貶時李似之侍郎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

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適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曰天者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頌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辯說皆餘事則是李亦未嘗無奉策邦衡之言也

○錢適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特對真夜子死適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既歸而後舉奉朝廷頌知之布敗適除中丞諸詞有蹇蹇匪躬呱呱燕子之譽及後轉工部尚書失言路其僚攻之竟

論其匿哀事適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跡遂至云匿哀請
對襄濱軒墀吁此一事也或以譽或以罪或以擢或以
黜彌子瑕之餘視值變其時乎雖然是非久自定矣

○劉光祖為殿中侍御史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
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
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筠州
准官崔鷗上書引傳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
狸是故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
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上不明而
用非其人其禍有必至者然則柰何理宗因蔣重珍入
對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小

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
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

○鞏豐後耳目志無以嗜欲終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
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世以為劉高尚道
人語或云乃唐人語也按趙子晉賓退錄劉下功字子
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及長築室於環堵之後園不
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然亦聞其名數遣郡
縣津致問馳近待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
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節嘗問以崇行之術
書云非道亦非佞又非虛空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
田又云以手捫胃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外降又云

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
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
終此輩之所謂高尚道人者也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
孫舉世之通忠以政事殺民雖能官不自覺者以學
術殺天下後世當其有感于三安石之事乎

○宋人記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
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仕貧甚委一僕主
獻納及代還為僕所持逼其女為妾令度勢難免因許
之文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一願假此僕一日
為子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巾酒果鹽梅等物俟家闌
呼僕入叱問曰脅主人女為婦是汝邪即奮匕首殺而

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備肉次散亟行令追
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又記張乖崖
為布衣時客長安次聞隣家至夜聚哭訊之其家無
他故詢其主人力叩之以實告曰某在官夫不自慎嘗
私用官錢為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與之則
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
首候其僕出即曰我自汝主人假汝至觀家僕遲遲強
之而去汝誠尊焉前問即疏其罪僕倉皇問以袖中揮
墜崖而死歸告其隣曰盛价已不復來矣連歸彼鄉後
當謹於事也又記春考仲塗登第後公平生氣緊非帖
帖者少年而為此事或當有之然近於憂欲矣以此事

為義舉非吾所以敢望於吾儒也

○宋陳瓘遺事雖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遭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次并言啖之權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已也於是攻之愈力按隋書劉焯傳焯眸子精明視日不眩亦與京同然焯亦不得貴為卿相至無君自肆而擅殺逞欲也史但稱其強記默識莫與為儔而已然則炫之精神其亦用之而善者乎又晉書王戎視日不眩
○宋喻博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用詭術及車之止也

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是道春惟公無

已者能之求諸宋世其歸范富諸公乎韓公別錄公言慶曆中與希文

唐國同在西府上府手書議論各別下嚴小久知京如未嘗爭也當時謂三人正安排車于蓋其心主於車

而已章惇入相陳瓘從衆道謁惇問其名獨選與同載

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可行乎移左

置右其偏一也問此則可行矣惇方惡直醜正其何足

以語此也

○崇寧初頒元祐黨籍姓名於各郡國皆刻石聽事有

長安石工安民鐫字辭曰民愚人不知立碑意如司馬

相公者薄自稱其正直今日之為奸民不惡刻也府官

怒欲加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字石未恐

得罪後世聞者媿之是時九江有石二者當刻當露碑
辭於太守曰小人家舊有止因顯赫黃詞翰遂至飽煖
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守守義之曰士夫不及也
九江守蓋賢於長安者安民事見正史九江石工見李
勿武所託惜不得其名字其人可與安民許對噫乎慕
京其奈爾時世界而賤役中已有知義者耶

○宣和間童貫黃經臣用事御史陳亦劾之疏曰發號
施令國家盡事幽陟明天子大權而使宦寺得與此
隆一關類進皆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者亦因是被謫
後王黼得政起未知秀州亦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
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亦之風涼美其辭官視謫官

事爲尤美君子於世安得不重朱雲於折檻之時而深
重雲於不留東閣之日也

○衛武公之立據故記不免乎與聞弑君之罪弑君之
罪至大不可贖者而武公之沒也得厥聖之稱則以其
老而不忘懿戒之儆也不忘懿戒之儆其足以蓋與聞
弑君之罪乎春謂武公非與聞者乃可有此稱也宋靖
康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李若水以爲無
他慮扈從以行金人逼帝易服遂致蒙塵不反之禍若
水此時若欠欵宗一死此悔此恨千載誰復雪得劉豁
初在西州爲童貫所知遂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
者不復短其前矣其大節所就固足以蓋之也李定史

稱其於宗族有恩分財振贍家無餘賞得位子先及兄
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驟得美官又陷
蘇軾於罪是以公論惡之而不考之名遂著張詠性孝
友廉於財平生不殖田業既建拓瀘夷地被進用後雖
有善言可紀終不能適清議蓋立身已虧萬事皆瓦裂
矣林栗之強學權辯時亦鮮有及者以妄劾朱子至得
罪於後世惜哉

○朱子語錄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
門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師成妻死溫與過欲喪以
母禮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先衰經在
帷下矣周公謹楚語張說之爲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

質沈瀛相與言吾儕當以詰說爲戒無何質潛往說所
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鬼子可駭如此羅志仁姑蘇
筆記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字深每有劄子白事必
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浚晦翁曾孫也晦翁爲
門人語及蘇過范溫蓋惜其名父之子不宜有此而浚
爲大儒之後乃有此事彼鬼子何足道哉成化間汪直
西廠用事都御史王越特爲直所辱尚書尹旻等欲詣
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見直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事
乎越先入白旻使人陰伺越跪床下白事竟叩頭而出
旻知之直出旻等以次謁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旻
而越充旻適約旻曰吾自見人跪來吾不才特效之耳

正德初劉瑾擅國走其門者頌朝名刺必紅紙揭帖具
官某頓首拜稟見不知受恩之人見時又當作何體態
嗚呼哀哉

○高宗即位召故相李綱綱行至太平州上疏曰恭儉
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統守文之君則
恭儉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
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
挫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
綱之所望於其君在英哲也漢宗均自東海相為尚書
令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以止姦然文吏習
為欺謾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仲

長統昌言亦曰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
習故者是乃婦人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烏足以居斯
位然則欲振起乎斯世選用之人抑豈獨在恭儉而已
邪

○宋岳鄂武穆王之廟始建于鄂再建于杭三建于湯
陰而今建于梁城南之朱仙鎮在鄂者王開國地王寃
白時已建在杭者王墓存焉在湯陰者王父母之鄉其
廟皆著祀典而朱仙鎮者王之功於是為極王之忠憤
所不能忘者也王當靖康建炎之難庶宜撫募慶禱劇
賊轉武階隸留守司所向戰必克以言事奪官歸詔招
討使時年尚少補任未及而奇其戰功者以為古良將

不能過聽其言者知其非行伍人也新鄉之戰侯兆川
太行山皆有功而事見忌於都統將城之戰黑龍潭死
水關竹蘆渡南薰門及清河鐵路步六合烏江皆有功
而謀弗行於留守然王自一軍獨制虜酋元末不得犯
抗入常而宋得復建康則皆廣德之戰宜與鎮江東清
亭牛頭山新城靜安之功也嗚呼王用統制借補州刺
階大夫四年間崛起或神厥功已如此紹興以來王始
承制命柔節鐵濟陞使帥專征諸路控扼數州叛將歸
降逆賊奔潰江西嶺表水陸繼平使內之蛇豕外不得
合外之犬羊內無與應固一皆王之功也王志在中原
復讐報國奏移屯鎮每圖大舉而奸相擅權力主和議

時臨機至輒加阻抑辛酉虜人敗盟高宗於王所謂夷
狄不可信相臣謀國不臧所謂虜名以地歸質寄之者
始大感悟慢王河南北諸路招討之命王分遣諸將在
處奏功相繼大軍既北與兀朮遇之敗之于鄧城于臨
潁于穎昌而進至是鎮距汴四十餘里與兀朮對壘又
大破之當時中興之機舉彙目中天時人事強弱已見
而逆師之詔前後踵連使王十年之力終於一旦蓋秦
檜之計也嗚呼王之功於是為極而王之忠憤亦於是
為甚王一回轡河南州縣復為金符州平虜犯邊王至
則遁去和議既決而王歸遂死於權奸之手矣嗚呼高
宗嘗命王中興事一委卿而竟不能成王嗚呼悲雲之

功於招討之命若是者天耶又耶三之功自紹興來十
二年間朝廷無日不問其捷士民無慮不賴其救微諸
史周難復事數而地計而吞備謂是編處格者以此王
之蹤跡周旋兩河南北凡幾而地是鎮有廟與其開國
地其墓共鄉比者春所謂三之忠憤所不能忘者也

○鐵冷勇肉湯飲血岳武穆之譽金甚矣令人相戒必
稱岳益其死也金聘使到揚求問飛何罪諸伴者曰意
欲謀叛為部將所告抵誅梅笑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
止有岳飛今殺之是神前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
以為我擒也館伴不能答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胡忠簡
之斥金甚矣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

失色曰南朝有人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吁
天理之在人心雖夷狄而不能泯其是非之公如此世
之人亦何憚而不以天理民彝自樹立耶

○秦檜以主和議落職當時已覺檜姦後復召用乃張
浚之薦也淮西軍叛浚引咎求去高宗問可代者檜何
如浚曰近與其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檜因此
憾浚旋致傾擠浚獨不闇於知人矣乎浚與鼎嘗共論
人才浚稱檜不已鼎獨憂其得志及鼎復相檜在樞府
惟聽鼎鼎由是復親信之卒為所傾鼎何明於前而闇
於後又與浚異也先正有言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捨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議載在訓辭播告中外無幾

金使來盡還北得朝野具知檜與虜有宿謀而浚迺弗
悟耶臺諫交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
面奏各數千百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檜之心事
鼎又所親見柰何今日而親信之嗚呼檜非胡安國之
所賢者乎安國嘗力薦檜於浚謂檜可大用矣然則誤
浚者安國也安國嘗問人才於游酢酢以檜比之荀文
若矣誤安國者酢也安國酢皆一世名賢而不能不失
之檜如此張守嘗薦檜於浚及與同班列得其為人私
謂浚曰守前誤公公宜力陳於上嗚呼彼其趨向有患
失心何所不至小人易進而難退守偕浚雖復力陳嗟
儻何及檜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其意怒我以

檜浚可知而鼎不悟其為見賣豈非天哉嗚呼忠天豈
而信大詐以凶于身而既國家諸君子乃不免是過也
君子之甚不幸也君子之不幸世道之不幸也世未嘗
無小人而君子之智不足以知之此世之所以紛紛而
弗靖也吾於宋諸君子何責哉

○朱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論內侍并昇甚力孝宗曰
昇為德壽所薦為其有才爾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
主兵部尚書羅鼎嘗與人論士或問天下事非才不辨
點曰當先論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葉夢得
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
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先王嘗使德勝

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未在内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
為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幹敏未聞器業
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
以有德為先張忠恕理宗時因輪對引其伯父叔告孝
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
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用人之道蓋不貴於專有
才者如此

○劉清之入對孝宗朝論用人四事在辨賢否正名實
使材能聽換授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為
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
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

官則失之侵偏願考詔官本立忌其合主何事使人人
知之而行賞罰焉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必臨之以
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文武之官
不可用違其才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畧
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
稍與優獎趙葵淳祐四年疏奏今天下之事真大者有
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謹明之疏
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
厚者任教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
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茲此正吾君吾
相今日所當加意者也

○陳弁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見晁氏客語與趙清猷司馬溫公之上口同客語又載張子厚送人詩云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心鄒志完誦之或謂程公闕所作刻于石世以金人銘云欲人勿知莫若無為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小人相取如魏之八族晉之二十四友唐之八司馬八關十六子宋之五鬼中間非無奇傑之才而身名瓦裂為世大戮後來之人可以鑒矣勢動於外利滑於中覆轍相尋亦復不悟不知其幾豈不重可哀惜也哉

○朱子嘗言辛幼安亦是一人才無不可用之理但明

賞罰則彼自服今日用人彼之所短更不問之視其過當為害者皆不之卹及至廢置更不復相收拾嗚呼世豈乏辛幼安而所用無賢於幼安者又使幼安不獲自盡此古今所以不得用才之效人有不遇之嘆而賢者於此亦不能無受駕之惜也

○廖德明為慶東提舉刑獄有鄉人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以盛甚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邪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讐言念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余驚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乎止二君於此相辨深知

之人也於疑也固宜嗚呼今之監司郡守不明於二君而欲無悞薦人也難矣

餘冬序錄卷二十三

餘冬序錄國陽卷之二十四

內篇第二十四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宋徐處仁傳處仁除太常博士時初置算學議所祖或以孔子贊易知數處仁言仲尼之道無所不備非專門比黃帝迎日推策數之始也祖黃帝為宜吳特傳時兼辟雍司業六觀與算學議以黃帝為先師時言今祠祀聖祖祝板書三石而釋奠孔子但列中祀數學六藝之一耳當以何禮事之乃正樓論傳論為教令所制定官脩淳熙法議者欲除太常祭奠為中祀論曰未與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則肅祀其禮異矣可的敵乎其矣論

議施措之在禮制不可無參酌也

○南劍太守林積送張天師子獄中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葉封朱子嘗謂門人言張者一時人皆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為賊其所奏必有可觀其說今不傳其事當時不知何施行也元之世正一教主天師尊寵甚至蓋無倫已哉

太祖兵取江西張四十二代孫王常既遣人來見自後屢覲京師洪武初

上謂群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以此為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舊稱俾為真人改天師印為真人印以領其教正當有道術嘗投符故永壽宮井中飲者疾輒瘳詔

作亭井上名曰太乙泉云嗚呼天師名越幾代而始獲正於

聖君真人秩正二品而猶得嗣於盛世非其幸也乎
○宋黃伯思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與司文翰覺而書之不踰月而卒蕭貫初感疾夢綠衣中人召玉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麗既卒人以比唐李賀此事皆載國史其他傳錄類是者固不勝其夥也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時以為難宋大中祥符間越州言會稽縣民表等請同居十九世家無異慶詔表其門閭實慶間三林嘗記其事云今二百三十六年其號義門如故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也今日不聞有

表氏矣。浦江鄭氏其最久者矣。

○宋入於遼，全交惡之日，金元構怨之時，不為夾攻之舉，雖未必全收漁父之功，自可坐享中國之利。契丹不亡，女真不滅，吾亦得承敵於遼，為令於金，其絕徽新與之虜，豈能越唇而餓齒耶？彼六連歲久，萬一有慶而勝焉者，將亡元悔，當備耗竭，亦將得不償失。強弩之末，其勢豈可復用？吾以休養之餘，及彼瘡痍之後，從間中原，故地當不暇而去也。宋之君臣計不出此，乃以中國為遠夷，役始夾攻，遼既舉朝，不如高麗之見繼，夾攻金，又無一人能助趙范之言，遂使天地盡墮腥臊，以遺國家不雪之耻。今古非常之變，可勝悼哉。

○金之高陵楊興宗，史不著名。元裕之記其當宋渡江而著，龍南集以見正統之所在天下之所當同戴，不以身之所生而自限也。興宗可謂卓識之士。春書之用魏夫居元之世，而其心於祿元者。

○宋建炎元年，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二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為收瘞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歲，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時臨海王真婦與其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暫羨欲肉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令侍，因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

為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
不為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為用之願請為服
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爾不能為若妻也主持許
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等行至嶧縣青楓嶺下臨
絕壑婦待守者少憫嗟指出血書字於石上南望慟哭
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且陰
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元十四年元兵破吉州永新城
譚氏婦趙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
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
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
舅姑以死爾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

入磚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
石不滅又燉以熾炭狀益顯古人云至誠可以貫金石
以上三婦事觀之世間蓋自有此理存焉而况烈士文
夫守素養專用物宏而取精多其故揭於兩間為不
朽之具又何如乎

○陳文龍知興化軍發民兵自山寸城中兵不滿千元兵
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又龍焚書斬其使布風
其納款者文龍曰諸軍特畏死耳未如此生能不死乎
夫臨義而受之也知生必有死無不可為之義矣蒲壽
庚以泉州降元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壽
庚特自吳死耳而曰如民何壽庚其愛民者乎當時之

民笑之矣

○謝枋得作東山書院記其君在幽燕之三年也其言曰自有天地以來儒道不立至今極矣又曰三帝三王自立之中國竟成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大變也讀四書者有媿矣又曰達而行道者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窮而明道者終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嗚呼其言如此直其能死宋也

○劉整生于金因亂入宋隸于瑛麾下從瑛攻金猶不失所從乃以呂文德之忌至興瀘州十五郡而款附元何也整與俞興有隙所讐興也一以宋所賜金字牙符及佩印獻元而請為圖宋計何也襄陽破臨安搖矣水軍

長驅長江必皆非宋所有整之為元與宋如此是其罪豈獨怒於空而色於父者比哉至元十二年整欲渡江首將止之不果行丞相伯顏入鄂援至整失聲曰首將使我成功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其夕憤慨卒整欲以是立大功名圖富貴亦何等為善江河等為善成宜廉希憲之薄之也李廷芝護宋主赴燕世祖大宴命坐諸王之下百官之上曰劉整在時不曾令坐於此其亦有為也夫

○元劉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知至元相見而無媿色乃吾志也至元中敏中為監察御史權臣察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職歸及託為御史臺都

事同官王約以言云敏中是門稱疾曰使約無罪被劾
吾固不當出誠有罪則我其僚友不能諫止亦不無過
也敏中不出歎無媿色以見王約耳按約本傳約轉
都事時侍御史程文海入言事多斥桑維翰非桑維翰以
約與表裏六奏殺之上不從不云約之出也桑維翰中
曾劾之而於此然其以僚友謙耶

○元石珪本宋祖孫守道之裔孫也金兵祐用渡兵亂
珪聚兵山東與宋為敵而遂歸款於元其渡淮棄其妻
孔氏子金山家將進好語之不顧而妻子之罹沈淮之厄
古人有棄其妻子者矣恐私愛以就大義天理人倫輕
重間蓋至不得已焉耳珪之所就欲何如珪降元為元

與金戰曹州被擒至汴金主誘以名爵弗從蒸殺于市
元史以此載之忠義此元之忠義云爾非吾徒之所謂
忠義也任志本命人也元兵畧地至潞州志以首迎降
得克元帥與金兵戰有功金嘗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
曰降則爾子得生不降則死志曰我為大朝之帥豈愛
一子親射其子墮之恐人哉木華黎嘗召諸將議事志
預徵道經武安其縣已反為金志死之元史以此載之
忠義與石珪比吾均無取焉耳矣

○三朝野史云元丙子淮南閻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
左丞至己卯歲死有人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
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吊其墓云享年

八十三而不亡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告宋緒
淵身事二姓弟煜歎曰使淵作中書而死不當是一
名亡德不昌今有期願之壽哀哉

○元史載廬江人羊仁建昌人黃覺經高必埏蜀人章
卿孫杭人俞全池人李鵬飛臨湘劉琦漁陽曾德皆童
稚年嬰難罹致失其父母兄弟弟或身已實為奴或舛
養于人間二三十餘年出數千百里外而求獲焉骨肉
縶聚以孝友終視古朱買臣之難有過之者蘇子瞻記
朱壽昌事配買臣今人悉聞之羊仁輩在近代而事絕
人口非讀元史莫知也春故列其名

○元陳樵驥父患風歲久為風痰所侵氣弱不能

吐樵截竹為筒時吸而出之事見宋景濂文集亦人子
所當知近日李西涯為其叔父墓誌云吾祖母陳宜人
痰苦壅吾叔父與吾父截竹筒吸之其術豈得之樵乎
孝子於親有至憂至愛存焉其思慮固恒有至此者非
相師也

○歐陽玄作許熙載碑云許為貧不擇擇仕儲屋
以居羅市以食親故嘗斲之曰君位也祿薄親年又高
何須介至是許笑曰為臣當廉猶有小人之別記獨不
云小臣廉乎宋濂誌黃穀士墓云天兵定燕都時黃投
居賢坊并中從人張子出之為致款曰君小臣而死社
稷邪黃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嗚呼君子

顧義所當自盡而已矣

○危太僕素黃設士呼皆撫之余漢人少同學門至正中危仕至中古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黃鉉蘇待制洪武元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走所居報恩寺繡身入井寺僧大憐等掘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危由是不死密老無節黃設居官持身中從人張午下救負以出為獄歎曰君小臣而死社授鄉黃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辭還舍治酒設使家人歌舞為歡環守至日具會大憐率徐達下令勝國之臣俱輸告身黃給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出沽及還求弗得亟往視井黃已死午買棺以款僧

梓與營葬焉危黃事始同而終異如此其墓碑皆宋景濂氏為銘之危初為禮部尚書每陳得失自云吾不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元亡史存景濂謂危力也嗚呼危故史官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史深矣元史初成無直筆其無方來君子之議乎若黃乃真無愧齊太史者僧梓極危何如送黃之為義雖然梓於危梓非所責而黃固梓之義也景濂作太僕銘多假借詞無乃過乎後世並與銘設士者觀之元祭生辱自言變矣

○危素仕元至參知政事元亡入國朝洪武二年為翰林學士已而謫居和州再賜歲而卒卒之年七十計被召用時年已六十有八矣

太祖一日幸弘文館素至後晉書內記問之誰素對曰老臣意素一

太祖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晉守余闕廟去於是有是譚素至和慶懼死素聞之老言如此

太祖召素雖以文學精門心實薄真為人素既忤旨然不殺素者聖人之度也余謂守安處戚陷不異死

太祖嘉其節立廟和州祀之素何面目更事其香火耶祖宗取士不貴乎末藝而重人即以風厲天下甚盛心

也宋景濂詩素慕謂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素以淵深之學精

純之文都顯要之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可謂有得

於天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而論者或不謂然素之所以負于天而不克自全者其罪大矣

胡願菴記熊伯幾言素在勝國特聲名籍甚或問虞文靖公集曰太樸事業當何如公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

多誇事業非所敢知復曰必求其人其餘闕乎特闕名未甚著或問何以知之曰集於文字見之闕後竟以忠

顯君子觀人固如是夫

○國初錢唐字惟明為刑部尚書武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禮記進便殿香曲阜林廟於仲夏上丁致祭京師

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言孔子一日至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主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祀

聖壽報本之禮

不可廢也時脩孟子節文并議其配饗與論之充力

上皆從其議一日上講虞書陛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

知君臣禮意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

為恆常諫官中不宜相武右圖許首得罪幸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圖書之論諫於是乎有可稱矣

○桂德稱為慈愛人洪武六年以少司馬馬君恩太子正字

與秦府紀善林温入侍大本堂

上嘗從容問人品高下人有過何如及仁者有好惡乎

德稱悉舉經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教則對曰治天下當

法孔子八年授晉王府右傅陞辭

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近密而

上曰濂文人爾基峻隘不足取是時伯温已歸景濂方

上於德稱優獎如此固不殊異日召還進十二事名萬

世太平治安策而知其人也

○葉宗茂新安名士元至正末與汪同起兵禦寇國初

授婺源知州陞饒州知府舉事罷官徙濡須久之提取

赴京使賊葉所賊尋誘子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效緹

際上書得免無何病卒金陵郊見闕者哀其遭時不偶

為賦詩而鄉人朱允升學士為之序時洪武十年序中

始卒一不若年誦而論之云揚子雲曰世亂則賢聖馳

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世之環困於供

億仕則困於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罷。亟集事則事愈歸之甲兵。錢穀無緩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善卒不得免焉。使宗茂流世得三四年不亂。卒其經業展其政事。又加之年壽。斂華而實。當為賢公。卿鄉先生。以善後來而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耶。宗茂郡忘名保翁。以字行。所著有發齋集。仁志作貞壽字大年。上書時年十九。春觀王原采脩築二孝子傳其一。朱照台州人。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疾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為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論罪作戍役。嚴償重日數千。給季用病。則被楚顧。實力弗任。旦夕乞死。煦懼不敢離。

左右復城二弟共守。不少寐。季用得不死。時告枉甚重。令益嚴告而謫以遠。方及彼極刑者。凡數人。煦謀於父僚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所司以聞。上赦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人。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十四人者痛哭之。嗚呼。當時事如宗茂。季用輩。不有孝子。動天聽而骨肉為城下土者。不知其幾。二人有子得免。而竟客死。役所命也。夫而得名筆傳其事。至今有餘慨焉。嗚呼。二人者亦不為不幸矣。

○王叔英二孝子傳云。余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為之。

感涕欲錄以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問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二人自縛于門前願以身代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小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二身贖兄命

上疑非誠許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言即殺之二人懼然延頸待刃既弗果殺

上嗟異赦其兄御文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叔英謂二人者慈弟矣因復及四義婦事欲各為之傳而不得其姓名與其事之詳嗚呼叔英之謂所恨者如此於是為二孝子傳其一人曰陳圭台州黃巖人父叔弘為其讐人告罪當死圭訴所司曰圭不能諫父陷父不

義圭罪自當死幸原圭父使自新事聞

上以孝子稱之赦叔弘罪候天下朝觀官至播告為天下勸既而刑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使倖路乃聽圭代父死叔弘謫戍雲南聞者歎圭之孝而惜其死焉叔英謂圭者其死孝子志也圭何憾嗚呼叔英之所以傳孝子慈弟義婦而拳拳乎夫倫乃爾其志可知已夫法咎絲執之而已而帝亮有三宥之典漢唐君臣尚知此義不如是無以盡勸天下之術也聖祖特法令嚴明為何如彼有兄弟二人者暨圭事聖祖欲赦焉而持法之臣不能將順以成美意寧死有餘戮濟後來亦不得其死意者天道乎叔英字元采黃

嚴人革涂年為翰林脩撰靖難師起叔英奉命募兵廣
德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畢自經而死
其為忠臣與所傳考于慈弟義婦事相對是於大倫死
無憾人世有知其詳者安得不感涕而錄之嗚呼哀哉
○天台方克勤洪武四年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墾
廢田者閏三載乃稅吏徼近功不竣期歛之復以田定
其科繇民益墾田不增闕克勤與民約定為簡書列其
丁產為上中下三等復折為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
吏不敢並緣為奸宋景濂撰克勤墓誌載此事春按此
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均繇者徒論田糧而不酌
之丁產繇其得均乎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

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為九等自五以
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頗蘇民戶等則
之法蓋見於此克勤忠臣孝孺之父為政務以德勝威
性不喜進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
為也

餘冬序錄卷二十四

餘冬序錄屬事卷之二十五

內篇第二十五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有內官享堂一區我

太祖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禮監太監雲公青壘地也

按舊碑公南粵人漢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

者居第門甚通公知其事莫因隙以發未幾彼逆

誑言所居升鴻臚宗憲

上往番臺與宮西水公慮心與既會定倚驛道勒馬銜

言狀氣方勃呼言駭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潔左右趨請亂下公亟覽右臂持於指奪指

賊臣第乘其痛縮

上迺悟登城頽頽則見夜萬內杜士哀甲伏屏帷間數

西亟返獲賊罪人乞就縛百公息繼矣

上追悼公歿非忠帝白宜申卹與受賜某益左少監

賜葬茲地命有司守致致祭仍給六人供歲音灑掃役

於戲此哉

高皇帝所臣為天下臣民主而當祚及萬世者也公受

累朝祠祀若于年嘉靖乙酉守備南京大監高公王公

等感公忠義後請下朝加今贈致論祭焉公獲報身後

久而益彰如是誠公所遭謀逆者舊事狀為胡藍二黨

夫胡惟庸之不在洪武十三年藍玉在二十六年胡

被誅後詔不設丞相至萬十四年矣春嚴定曰胡為是

臣補舊碑之缺曰決舊事狀之疑以備他日史家之攷

證云

○洪武二十六年涼國公藍玉之獄

上集群臣廷節有所樂引始多未服吏部尚書藍徵既

令具實玉因奏徵即其堂也遂同伏誅按解大紳在河

州時寄貝川書曰叙首諫書言韓國公事有為產徵所

嫉歎中以意法諸徵者真險之徒歟韓國之獄當亦

有力其及重禍臨正韓國太師善長也事在二十二年

解大紳代虞部部中王國用論其寬狀程篁叢尊載之

皇明文衡此朝廷大事解當時乃不自諫而代人具草

不知何為以宋云臣至跡言出而禍必隨然耻立於一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七云云必非代筆者所自安雖然解與正之實於此可并知矣

○國初蜀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處為所掠乃為高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擄為兵伍中七年莫知其為女子也後從王珣與掠雲南還邂逅其叔父曉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軍者皆驚異咸都人稱為繡貞女此可配古之水蘭矣

○國初鐵冠道人精數學今人類稱之而少知其姓名者春觀唐文鳳作鮑尚綱行狀云

上登鐘山謁臣扈從於擁翠亭給筆劄即景賦詩鮑與翰林朱升張以寧秦伯休起居單友中李昇鐵冠道人俱應制亦但言其號耳後見宋景濂集有張中傳者云中字景華撫之臨川人舉進士不中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為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乃知今人有秘錄其言者蓋此人也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望仲清介自律在任治賊吏數十人伯麟蓋華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甚望仲劾奏之大方詞連望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望仲還官閩人迎拜為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云地無皮厚竹寧波人春間近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已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繼之恃其所親令其暴自恣兩經

考察皆得完璧有為對捐于途者云盧濩不來天沒眼
曹廉重到地無文公道為之悲焉比始聞盧仲事天眼
地皮之對蓋有由來矣

○胡知縣壽安者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縣
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兩月烹二雞胡
怒曰飲食之人則人幾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
侈為戒循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詐不為吾
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
宗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不
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可吾豈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
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保守為志及登仕路則以耳

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刻婦人小子輩其
性猶亦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物盡其性彼必歎吾而
取之借使燒燬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矣曰胡某外祥
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

○黃巖徐宗實武中為兵部侍郎奉使兩浙多所建
明海州有許歸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成
喪持服養終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探訪使上其事
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制宗實上言曰隨事處中始
為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於墓塔之
初又能剪髮於葬姑之後雖矧日截耳亦無以加自當
與立志之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廷論聽其言下

郡邑遊之胡廣

○文皇渡江時翰林諸公在京城先死節者周是脩人而已李文達日錄謂胡廣金初被黃淮胡儼辭經揚士奇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異約惜哉諸公後來雖有王魏之事業不能蓋斯規矣春又聞長老言靖難之師既駐金川門是脩欲速諸公同死前約首至某門見某方令字人詞措乃亟退自縊于府之尊經閣噫此向時而有不忘於詞籍者又可期以舍生事耶

文皇御極後復舊名

○解縉紳侍

太宗論及群臣御書箴義等十人名命各跪于下既奏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此事楊公既著于

聖諭錄於解墓碣內又載之墓碣載解初被漢庶人譖出為廣西叅議以李至剛言其怨望又改交趾後入奏事庶人復有言遂徵下獄後二年病死獄中按李至剛墓表亦揚所作載李言解事詔下解獄而并下李今莫

知其悉李之言解其因解有誕而附勢雖才不端之奏而怨之故歟

上之并下李也所謂洞燭之者有在矣噫小人之怨君子事每如此小人終亦何利解死獄中而李不死此則命也

仁宗臨御既明解寃又官其從子爲中書李雖緣舊宮臣故爲通政尋出知遠郡賢否在聖衷其彰彰矣乎

○仁皇嗣位初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蹇夏二公寵眷最盛楊文貞公撰蹇忠定公墓誌載當時所賜師傅之臣銀章各一曰繩愆糾繆蹇首被賜

上謂之曰朕有過舉卿但具疏用此封識進來於夏忠

靖公墓誌亦言之楊文敏公墓誌云

上命軹銀爲方寸印四枚以賜師傅公與金公幼孜同受其一其文云云是知蹇夏楊金四人是已然金文靖公墓誌又云賜大臣五人銀圖書文並同前按楊文定公於文貞神道碑載公當時被賜銀章一其文同前然則賜五人爲是蹇誌洪熙初賜誥蹇公等誥詞

上特增二句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遠而或怠夏誌不書今忠靖遺事載此誥詞且記

上諭曰此朕實心蓋望公等匡輔之功也按陳祭酒繳所撰黃文簡公墓誌此誥詞蓋亦同被賜者而繩愆糾繆之章弗及焉一時特恩固各有所在耶我

祖宗之所以望大臣者如此宜諸公之各得盡其才也
○宣德六年夏忠靖公諫卒朝議欲贈以伯言者以無
例而止蓋爲國初文臣無贈爵者也洪武間劉公墓封
誠意伯永樂間茹公瑄封忠誠伯生可受封死何妨贈
言者未考爾後癸丑歲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公資卒
遂贈湯陰伯

○王忠肅公翱爲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訟專行贖
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
濟其用故行之不疑雖然彼有財者亦必輕犯法矣指
揮孫璟以公事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
璟殺一家三人公曰甲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令

璟償葬埋費罷之璟後爲將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戍
卒妻女法應旌惜公未有以處此也

○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脩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
日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
廢缺者力脩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今邊軍受役權
門終歲勤苦曾不得名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
內帑戰馬之費于太僕者無有紀極屯堡尚誰脩築悠
悠歲月致今日之失事今巡撫者若不再加整飭復完
前蹟將來夷虜之禍殆難支也

○權衡之地銖兩可移勢之所使不言而諭唐人記時
宰擅君寵者有故人來謁宰度其材不任贈河北一書

故人不得已持去既至幽州拆視無一詞惟署名而已
因大悔欲回試謁院吏書入館之上舍奉絹千疋向見
江西人云楊文貞閣下時其婿來京師久之當歸念無
裝資會有知府某犯賊千萬贖緣是婿賂至數千爲其
求救時某知府已入都察院獄楊不得已於該道當問
理日遣一吏持盒食至院云楊宅與某知府送飯該道
某官遂親下釋某知府刑具候其飯畢凡事一切聽令
分雪遂得還職我朝不立宰相然內閣之權已如此世
不避權勢者幾人小人居之豈不壞事

○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而未達者廬陵戴某
有詩稱蕭光宇胡起先交表之徵至內閣試春日詩戴
得題如癡竟日無一字及罷就邸竒思傑句衝口溢發
追恨無已戴既放還蕭胡亦坐薦舉非人被譴人之窮
達有莫之爲而爲者如此天順二年臨川吳徵士與弼
入京擇日而後廷見

英宗退御文華殿召問大略與弼噤無以對左右怪之
趣使言始曰容臣上疏而已先時與弼宿草蒲顧問竟
不如志駕起因慘然出至左順門脫帽禪兩竭存焉頂
顛螿已腫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噫此何莫非
數也哉

○英宗幽南城時有御史某奏景皇帝南城多樹事回
測遂伐之盡時盛夏

英宗嘗依樹涼以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復辟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御史河人言其父之惡有非人所為者縣中橫被其害御史顯于朝人謂天道報施無所歸既御史坐姦誅其父已死怨家得掘墓而磔屍焉嗚呼自後觀前天道果嘗曹耶

○劉東山公懋晚年肅州之謫雖事出逆瑾其實公同年焦閣老芳者為之公與焦素無他焦特忌公名爾岑猛賂既行瑾集大臣議欲寘公重辟諸大臣喘喘不敢吐一語獨都御史屠公瀟曰劉大夏此何罪必欲文致之當其不應瑾勃怒罵屠惡語汝黨劉邪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謀於焦及吏部尚書劉宇宇又素嫉公者乃

署劉其輕議夷人遷徙與潘尚書著俱發遠戍瑾初擬廣西邊衛其曰是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公西行稿載公赴肅州時故舊皆避下來命獨鄉人嚴仲宏贈詩和答之公過六盤山寄西江閣老詩末句云寄語同年老知己天涯似客幾時還後編自六盤和韻末句云憑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其意蓋如此公之謫春營家難不在京今始得見其孫子所刻西行稿若因以所聞為識其事中亦于之云公出亦未之能忘情邪天下代公之憤而高公之為人今日已有定論公死可無憾也已

○正德十年出廣道州致仕在都御史熊公錕卒于家

特奉為太僕少卿在京上疏為表清節以勵廉潔事切
見繡方日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官能公居常能儉敏
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奉公推賢愛士志不要特譽不
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無虧於顯憲而謫言守先業未
嘗少有所貽俸祿頌及同宗未嘗私其所入其在官也
恒蔬食以自勵故巡撫之日器原米百石亦不還官其
在家也惟山居以自逸凡饋遺之物雖親戚至辱不容
挽已鄉人嘗評其人曰謂台守持清節然終身無過舉之
士矣或曰士知禮法孰不願清而能繡之清實過於清
者也人非堯舜孰能無過而能繡之過乃清而過者也
奈何悠悠蒼天竟之了嗣兒子過繼復先夫死遺孤藐

然未底成立今繡云亡遠邇聞知咸相憐惜巡撫都御
史秦金因採輿論為其奏討葬於墓請贈諡該部覆奏
已荷恩乞彼地一下幽想豈任感歎臣生與熊繡鄰州舊
嘗為其官屬下其人品見知頗詳繡令事定蓋推法應
得茲九重日月當與照臨顧所司無由當建白耳臣近
聞熊繡弟人公自在走印主事向御聽選大理寺評事
許惟晉云繡過繼之所遺之身如弱未知人事向後所
就知得之何日寫心之死者聲石無人衣竟日就湮沒
月在年是都御史戴而張敷革之卒其門生屬吏其子
孫俱皆請謚事張鳳翔之卒其鄉人嘗請卹其
家俱蒙謚許馬繡之等無規張戴後二主事安能比

擬臣用是冒昧上言一為乞請伏望鈞司在廷如采臣
言不誣斷自一夜去子無賜謫就仍物該部之且照張鳳翔等
事例請給食不卹其孤孫其孫日後若堪請就請書就
行生給使天下之人知

皇上仁德足以補天道之所不及為善獲報理無或遺
表清節以一勸惡家法之治體不為無補臣言雖近黨義
匪從私事下二部交與其過必能照日月未嘗一不補
應日往給禮部請內閣議之其尚云

○幼聞客謂先君刑部公言廿八鄉有富民張七者妻生
一女無子教其某甲于家久之生一子名一飛甫四歲而
張老卒張妻性極妬張病時謂甲曰妻子不足任吾財

吾當全界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滿壑即爾陰德
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
不得爭奪甲乃據有張業不疑張妻卒後妻子杜告官
求分甲以券呈官因見與吾婿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
者至妾子復訴而甲仍前赴證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
吾婿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為
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張老亦可謂有智矣
談苑載宋張公詠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
命其婿主其貴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
三與子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婿持其書詣府
請如元約詠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汝子

幼故以生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婿
而子與之皆泣謝而去奉使事實類此惜不得其名也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使車
輓騾驢雜騾性較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驅馳
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目行使私治初一給事中
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條云京城士人多好着馬尾襯裙
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被鬻尾馬後尾落無不無有悞
軍國大計乞要禁董此事春少時親所聞見二人後來
亦作大官近一員外建言宗節儉以變風俗其疏專論
各處茶食舖店所造背卓糖餅大小不二大者省功而
費料小者料少而費功乞要掌聖定式功料之間務在

裁節使風俗歸厚云云所司亦為之覆奏焉肉食者謀

國乃有此輩可歎可笑鶴御史何代無之朱子語錄

人上言聖即殺鶴木多只令殺指羊大牲有過傳一

龍虎大王南依處方以爲恨胡侍郎云不足慮此有鶴

以當之

○邵民養文率資視之稍麗黠者必裝束以待外方之
求厚取價焉鴟鵂之訟十常二三仕宦家妾勝媒乎是
以不謹累者甚往往而有也春所聞若近日瑞州通判
妻蔡妾竇氏事豈易得哉竇京師崇文坊人也正德已
巳姜台工部主事考察例調瑞州署印時誦華林賊來
攻城姜洽伴付竇印亟出集兵捍賊勢不敵逸去賊突
入求姜弗得以刃傷姜妾竇哀救而免因執竇實先截

印水池中既被縛以行高安盛第一父子時亦在難竇
謂賊曰盛家子既在可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言竇
密與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某處歸幸言之我
死矣比至花鳥鄉遇道旁井給賊以渴就飲遂投而死
辛未五月某日也賊返屍殞城南管院事聞詔誥曰貞
烈置祠而碑表焉春嚮嘗為喬侍郎妻高氏貞烈賊今
聞竇氏事二人者生處正同言易得哉美棄城罪重部
使憫其家難且欽竇之死節特為之地又因緣功次陞
同知而性吝吝檢竇死纔兩月即屬謀有所求明年奪
職嗚呼人之無情乃復有此丈夫媿于女婦多矣
○偏橋族叔瀾言二事有胡氏子五六歲時因升高為

戲墜地拗其項骨稍長竟不能伸朱守貞者同里也一
日相見戲擊其頭有聲戛然置地溘然死已朱懼潛遁
胡氏子頃許復甦頭項於是端直歸家家人驚喜謀尋
朱謝之陶氏仙民有病瘦者嘗與陶僕輸穀如市道遠
勞極瘦瘠其頸氣幾不接陶僕素愚匆遽間削竹為鏡
鋸刺之瘦穿氣溢頸得完復荷擔而起一無所苦焉天
刑之在人不得如此命苟不死雖有致死之道而不死
也豈不信哉

